

此畫乃明初畫家所繪，其筆墨簡潔，意境深遠，為中國畫史上之佳作。

此畫乃明初畫家所繪，其筆墨簡潔，意境深遠，為中國畫史上之佳作。

此畫乃明初畫家所繪，其筆墨簡潔，意境深遠，為中國畫史上之佳作。

此畫乃明初畫家所繪，其筆墨簡潔，意境深遠，為中國畫史上之佳作。



——中國文學欣賞導讀全集——

中國詩詞概論

古典新刊
64

中國詩詞概論

莊嚴出版社

• 64刊新典古 •

中國詩詞概論

著者 劉 麟 生

出版者 莊 嚴 出 版 社

發行者 鄭 惠 文 社

發行所 莊 嚴 出 版 社

台北市士林福國路一〇〇號
雙子星大樓二樓二號

電話：八三五六三七一

郵政劃撥帳戶一一一九九號

定價新臺幣六五元

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換更回寄請，裝倒、損破、頁缺

目錄

一、中國詩的鳥瞰·····	一
二、論詩經·····	一〇
三、五古詩的演進·····	二五
四、樂府詩的盛時·····	四七
五、七古詩與近體詩的完成·····	五八
六、詩的散文化時代·····	八八
七、詩的模仿時代·····	一〇三
八、詩的變化時代·····	一一二
九、詞的萌芽時代·····	一二八
十、詞的極盛時代·····	一三八

十一、詞的衰落與復興·····	一七二
十二、詩話與詞話·····	一八八

一、中國詩的鳥瞰

中國詩的地位

今日的中國詩，是在兩大相反的潮流中過生活。一方面有學選體詩，學唐宋詩的學者；一方面有打破一切的白話詩人。我們中立於其間的人，似乎乘一隻小船，泛出了大海，一望無際，真不知何所適從了！我們還是做文縷縷的舊詩？還是做近於俚俗的白話詩？這也是作者不能回答的，要勉强的回答，無非是拿中國舊詩，重新仔細研究一番，或者可以看出潮流的趨勢所在，和我們應取的態度。

或者有人以爲中國詩，是中國文學中最好的出品，有世界的立場。或者有人以爲中國詩，是貴族的消遣品，與大眾無關，這都是似是而不盡是的理論，值得我們探討。

研究西洋文學的人們，都認識西洋敘事詩，是極發達的。像彌兒敦的「失樂園

」，但丁的「神曲」，那些偉大的作品，是在中國文學中，不容易找得到的。中國敘事詩中長篇作品，不過有「孔雀東南飛」「秦婦吟」等等，已經是難能可貴了。這固然是中國詩的遺憾，可是吟詩誦詩的普遍，是足以稱雄一時的。試看從前中國的讀書人，那一個不會做幾句詩，那一個不記誦幾十首或幾百首詩。吟詩實在可以代替唱歌（中國文人，本來不知道唱歌，不屑於唱歌）。吟詩便可以算消遣的方法，完全說中國詩是貴族化，也未必然。（唐羅隱的詩中，很有幾句，變成今日的成語，如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來明日愁。」等等。可參看「遜齋閒覽」謝編「中國大文學史」卷七所引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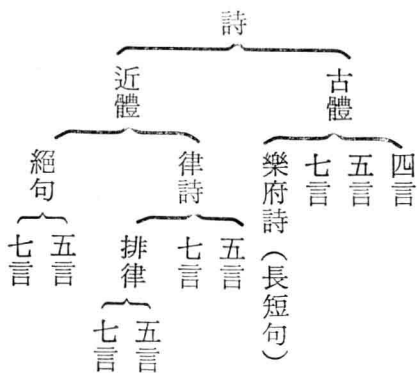
總而言之，在文學史的方面，中國詩是很有重大的發展，與光榮的歷史。今後我們的責任，是繼續努力，以求更大的光榮。一方面補救我們詩中的缺陷（如長篇敘事詩），一方面不破壞我們特殊的貢獻（如律詩與詞）。

在社會的方面說，文人吟詩的普通習慣，是各國所無的。聯句、酒令、詩鐘，是我們生活上裝飾上特殊的出品，也值得相當的保存。今後的展望是恢復古代詩詞在音樂上的應用，矯正詩詞中虛偽的說話，發揚民族中激昂蹈厲的情感，而不是一

律打倒舊體詩。所以我們研究舊詩，是求一個客觀的評價，不必阿諛，也不必謾罵。

詩體

詩體的豐富與否，也與詩的發展，極有關係。依我國的習慣說，詩的分類。可如左述：



以上的分類，有三大缺點：（一）詞與散曲，實在是新體詩，也可以加入其中。此外白話詩，又可以算一種詩，上文都未列入。所以上面詩的分類，可以說是狹義的舊體詩了。（二）樂府詩有古今之別，古樂府詩，多長短句，變為後代的歌行體和雜體詩，如「三五七」之類。至於唐朝的七絕，宋代的詞，實在有樂府的功用，反不屬於古體詩了。上面所說的樂府詩，也是一種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用法。（三）此外有一種不甚普遍的詩體，為六言詩，可以屬於近體詩。

舊詩分類，以宋嚴羽「滄浪詩話」為最詳。其中有以時分體的，如「建安體」「晚唐體」之類；有以人分體的，如「徐庾體」「山谷體」之類；有以風格分體的，如「玉臺體」「香奩體」之類，共有九種之多。大率拿作風做原素咧。要是以外形做原素，那麼分類的方法，便不能很多了。嚴氏所分的體裁，加以題目分體為吟、謠、唱、弄等等；那種區別，早已不存在了。所以有幾種分類，是無甚意義的。除了上面簡表所說的以外，值得我們注意的，是拗體詩。這實在是近體詩，其中有幾個字，是不調平仄的。唐朝的李杜，是此體的創造者。（參看謝无量「詩學指南」、隋譯兒島獻吉郎「中國文學」第二十九章。）

詞的分類，共有三種；小令，中調，長調。不及六十字者，爲小令；六十字至九十字爲中調；九十字以上爲長調（填詞圖譜）。小令中最短的爲「十六字令」，長調中最長的爲「鶯啼序」，共二百四十字。最簡的通行「圖譜」，如舒夢蘭的「白香詞譜」，僅收一百闕；萬樹的「詞律」，共收六百六十闕；「欽定詞譜」共收八百二十六闕，真是集大成了。（參看徐紱「詞苑叢談」卷一、吳梅「詞學通論」第一章。）

做散曲的人，遠不如做詞的多，所以略而不論。白話詩有用韻的，有不用韻的，格式全不一律，也不及贅述了。

詩韻及詞韻

詩韻不合於現代人的應用，是無可諱言的。青韻與侵韻的區別，只有廣東人知道。東韻與冬韻的區別，祇有福建人知道。我們說國語的人，不知道夜字何以在禡韻中，匹字何以在質韻中；是幾個很普通的疑問。總而言之，現行的詩韻，是保存了很多的古音，爲大多數人所不容易了解，不容易記憶的。應如何精密的修訂，造

成一種標準的詩韻或詞韻，這是今後國家文化機關所應有的責任了。現在祇從歷史方面，略述詩韻與詞韻的演進。

詩韻變化的大關鍵，在四聲的發現。這是在南北朝時代，梁沈約是此中的主人翁了。在發明四聲以前，古韻的根據是什麼？清代學者，如顧炎武、毛奇齡、戴震、孔廣森諸人，發明所謂陰陽通轉之說。這太近於專門，我們可以暫時不論。（參閱張世祿〔中國聲韻說概要〕）

四聲發現以後，一直到了現在，詩韻的演進，也是很繁複的。簡單的說起來，便是從二百零六類的韻（隋陸法言〔切韻〕），逐漸變成爲今日一百零六類的詩韻（南宋劉淵〔平水韻〕）。現在對於古今的韻書，先做一個鳥瞰。

最早的詩韻，有魏（曹魏）李登的〔聲類〕，晉呂靜的〔韻集〕，都見〔隋書·經籍志〕，可惜書已失佚了。就是齊梁之際，沈約所做的〔四聲譜〕，周顒所著的〔四聲切韻〕，也失傳很久。隋朝陸法言撰〔切韻〕，分二百零六類。唐代孫愐，改訂之爲〔唐韻〕，都是今日看不見的。宋眞宗時代，又拿〔唐韻〕增損一番，名爲〔大宋重修廣韻〕。同時又編纂〔集韻禮部韻略〕，以爲科試之用，都仍舊保

存二百零六類的面目，這是現存的古詩韻。

金代平水人（山西絳縣）王文郁，併合舊韻，爲二百零七類。後來南宋理宗時代劉淵（亦平水人）重刊其書，叫做「壬子禮部韻略」，這就是現在所謂「平水韻」了。元陰時夫撰「韻府羣玉」，又將上聲拯韻刪去，變成了一百零六類的詩韻，於是成了今日的詩韻。明太祖曾經命宋濂等併合四聲，爲七十六部，撰成「洪武正韻」一書。但是未曾通行。

以下便論詞韻：

概括的說起來，詞韻上去通用，是比詩韻爲寬。最早的爲宋朱希真「應制詞韻」十六條，早已不傳。紹興中，有「綠斐軒詞韻」，是元明間人所僞託，到現在仍通行。可惜沒有入聲，令人疑爲北曲而設。

清代是研究詞韻最發達的時代。通行的，有沈謙的「詞韻略」，吳娘、程名世的「學宋齋詞韻」，戈載的「詞林正韻」。戈書取兩宋人的詞，悉心審定，然後成了這部書，所以異常精確，是詞韻的權威了。（參看王易「詞曲史」第六章，吳梅

「詞學通論」第三章）

詩詞的選本

詩人的作風，不是在選本可以看得出的，必須要看他們的專集。可是爲入門起見，不得不有好的選本。詩詞的選本，固然不少佳妙的，可是不失之太多，便失之太陋。我們應有斟酌的地方纔好。

先論選得最富的書籍：有註釋的〔詩經〕，以陳奐的〔詩毛氏傳疏〕爲最善（梁啓超語）。漢魏六朝詩，有郭茂倩的〔樂府詩集〕，張溥的〔漢魏百三名家集〕，丁福保的〔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〕。唐詩有〔欽定全唐詩〕，〔御定全唐詩錄〕。宋詩當然以吳之振的〔宋詩鈔〕爲巨擘了。此外有元好問的〔中州集〕，顧嗣立的〔元詩選〕，朱彝尊的〔明詩集〕，錢謙益的〔列朝詩集〕。至於王闓運的〔八代詩選〕，曾國藩的〔十八家詩鈔〕，也是可備一格的選本。

詞的方面，有毛晉的〔宋六十名家詞〕，王鵬運〔四印齋所刻詞〕，朱祖謀的〔彊村叢書〕，都是些有名的彙刻專集。

以下是簡要的選本：漢魏六朝詩的方面，有沈德潛的〔古詩源〕，王士禎的〔

古詩選」。唐詩有王安石的「唐百家詩選」。以後各朝的詩，便沒有佳妙的選本了。王士禛的「古近體詩鈔選」固精，不免有些偏見（如近體詩祇選七律便是）。

詞的方面，有張惠言的「詞選」，稍多的，有成兆麐的「唐五代詞選」，朱祖謀的「宋詞三百首」，都很精審。更多的，有馮煦的「宋六十一家詞選」，至於朱彝尊的「詞綜」，豐富而不甚精粹，主張還算中正。

總而言之，選擇精審，又無偏見的歷代詩詞選本，是極不容易看得見的。讀者祇有多讀幾種好的選本，便可以進一步讀相當的專集了。

二、論詩經

詩經的來源

孔子在「論語」上說：「小子何莫學夫詩？」可見得「詩經」本來叫做「詩」，不叫做「詩經」。「詩」之稱經，自後人始。「莊子·天運篇」說：「孔子嘗謂老聃曰：『丘治「詩」「書」「易」「禮」「樂」「春秋」六經。』」或者「詩經」之名，也不是很晚呢。六經中，以「詩經」爲最可信。像「書經」「禮記」，被後世學者，攻擊懷疑，無所不至。但是「詩經」的作品，仍舊到今日能維持其尊嚴。所以「詩經」不但是中國最早的文學，也是最古的書籍。那麼「詩經」的編輯人，究竟是誰呢？

「史記·孔子世家」說：「古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，三百五篇。」那麼三千的古詩，又何自而來呢？「禮記·王制」說：「天子五年

一巡狩；歲二月東巡狩，命太師陳詩，以觀民風。」〔漢書·藝文志〕也有采詩之說。但是這個采詩與刪詩之說，經過清代學者崔述、方玉潤的考證，都認為無據。

（參看〔中國詩史〕）

孔子刪詩之說，唐代學者孔穎達，已認為不可靠。〔詩譜敍疏〕說：「孔子所錄，不容十分去九。〔論語〕所謂『吾自衛返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』這是說正樂，不是說刪詩。」黃淦〔詩經精義〕引朱彝尊之言曰：「聖人有正樂之功，無刪詩之事。誦詩三百，皆子所雅言。豈從刪後言之歟？然則詩何以逸也？一蔽於羸焰；一裂於齊、魯、韓之分門；一缺於竹帛之脫遺；一亡於瞽矇之記誦；讀詩不可不知也。」張世祿說：「〔詩經〕殆必為孔子所刪削編定，惟當時通行最廣，流傳最盛，諷誦最多，蓋僅此三百；孔子亦因其俗耳。三百之外，則或以意義辭句重複過多，或以不合其應世致世之目的，孔子遂不錄耳。」（〔中國文藝變遷論〕）

詩經的史地

現在要從空間時間，來觀察〔詩經〕。除了〔商頌〕之外，如〔國風〕〔小雅〕〔大雅〕〔頌〕，顯然都是同代的作品〔商頌〕的作者，〔毛詩序〕以爲是殷朝人。〔史記·宋世家〕，以爲是宋國人作的（胡小石〔中國文學史〕四三頁）。那麼也是周代的作品了。〔中國詩史〕最主張詩是東遷以後的出品，頌的時代最早，雅次之，風又次之，南最晚出。

再觀產生的地方，如周、召二國，是在今日的陝西，邶、鄘、衛，在今河北之南、河南之北；齊、魯、曹是今日之山東；秦、豳，是今日的陝西。其餘都是在河南的國家。所以〔詩經〕完全是華北的出產品。

詩經的組織

〔詩經〕共三百零五篇，相傳尚有〔南華〕等六篇〔笙歌〕，有其義而無其辭。其篇目可如下表。

國風：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衛、王、鄭、齊、魏、唐、秦、陳、檜、曹、

豳